

民国
社会小说选粹

MinGuo SheHuiXiaoShuo XuanCui

白 河 月

刘云若

著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013028124

I247.57

2400



民国社会小说选粹



白河月

刘云若◎著



北航

C1637319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I 247.57

24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河月 / 刘云若 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11-0587-3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VI.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1604号

书 名: 白河月

著 者: 刘云若

策划统筹: 于怀新

责任编辑: 卢水淹

封面设计: 艺和天下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开

字 数: 228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587-3

定 价: 28.80元

前言

民国社会小说，通常是指中华民国建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大陆刊载或出版的通俗社会小说。它从明之人情小说、清之讽刺小说发展而来，经过晚清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激发，最终在民国时期修成正果，蔚为大观，成为通俗小说四大门类之一。而它的影响之大，读者群之广，具体的类型之多，完全可以与盛极一时的民国武侠分庭抗礼，一争高下，更非民国其它种类的通俗小说可比。在前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堪称佳作的社会小说不胜枚举，难以计数，对于民国通俗小说的繁荣，确有赫赫之功。尽管民国时期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但岁月的尘埃并不能掩盖那些优秀民国社会小说的璀璨光华。它们所蕴聚的文学、审美内涵，所体现的现实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其具有了一种恒久的、超时代的阅读价值。而其中的一些杰作，已经或者正被归入经典。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阅读民国社会小说的过程，不但是文学欣赏、审美体验和意义领悟的过程，同时也是评判价值、发现经典的过程。

为了满足读者对民国通俗小说的阅读需求，也为了全面传承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展现民国社会小说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我们编选了这套《民国社会小说选粹》丛书。入选的社会小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堪称佳构，能够体现民国社会小说的文学艺术成就；二是时间跨度大，既有民国初年问世的作品，也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杰作；三是南派、北派并重，不同风格兼收，注重所选作品内容、类别的多样性；四是入选作品绝大多数建国后未曾再版，属于首次发行横排简体字版。其中唯一曾

由其他出版社再版的《留东外史》，本次再版亦有新意，收入了与《留东外史》情节、内容具有重要关联，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留东外史补》；五是着重遴选那些既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具有社会小说的鲜明特点，蕴含了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能够带给我们思考和启发的作品。如刘云若的小说《白河月》，写作和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同作者其他偏重于言情的作品相比，特点鲜明，不但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也真实记述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恶和对汉奸、奸商的蔑视，能够带给读者相当深入的感想和启发。再如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以往对该书的评价，一般多强调它由晚清谴责小说、狭邪小说所受的影响，以及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手法上的过渡性质。但对于《留东外史》的积极意义，如其爱国主义和向往民族强盛的思想倾向，对二十世纪初日本侵略政策的揭露及其侵华意图的洞见，对共和政体的支持和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批判，在语言表达、人物塑造、故事叙述上的深厚造诣，以及小说内容在民俗学、社会学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等，则似乎认识、研究和肯定得不够。愿本书的再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此书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张春帆（漱六山房）的《政海》，则描写、揭露了“五四”前后中国政坛上军阀、政客的种种恶行、丑态，展现了作者在《九尾龟》之外，面对严肃的社会、政治题材，所具有的非凡的见识、勇气和驾驭能力。该书实际上代表了张春帆的最高文学成就。

本丛书编选、校读的原则和方法，详见《凡例》。再版和重排所依据、援用的民国原版图书情况，详见《版本说明》。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对作品中提及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或典故，或者较为生僻的词汇，编者作了注释。

于学松

2012年10月25日

凡 例

一、本套丛书选收的作品，一般均以民国时期首次出版的版本为底本进行录入、校正和重排。必要时，则参考同一书局的再版版本、其他书局的重排版本或者该作品发行单行本前的报刊连载文本。

二、作者本人对正文所作注解，均予以保留，以夹注形式紧排在该处正文之后，字号、字体与正文一致。

三、其他人所作眉批、夹批、回批等文字，以及原书所附插图，一般不再保留。

四、原书中如有脱文、内容上的明显错讹，或其他需要说明、提示之处，均以脚注的形式注明。

五、原书中的排印错误或者作者笔误，经仔细核对后，予以更正。

六、原书中的通假字，一般不作改动。

七、原书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字。

八、本着尊重原作的原则，对于民国时期普遍习用，而目前已不通用的词语、语法句式，只要不影响读者对词义、语义的理解，一般情况下不作改动。

九、一些民国时期不作严格区分，今天看来不够规范的使用法，如助词“的”、“地”、“得”的混用，本套丛书也不作改动。

十、个别词汇，如代词“他”，在民国时期白话文中，往往用来指代一切第三人称单数的人或物，与今天的用词习惯差距较大，并且容易发生上下文语义的混淆。故在编校过程中，针对这一类词汇，根据其具体所指，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作了必要的修正。

十一、原书标点符号和段落，均按现代规范用法重标重排。

版本说明

《白河月》的此次再版、重排，主要依据上海正新出版社1947年4月15日初版版本。

该书出版此单行本前，曾于1945年11月10日至1946年12月7日期间，在天津《国民日报》副刊上连载。编校过程中，编者依照《国民日报》连载的文本，对单行本中的排印错误作了修正，对单行本中残缺或难以辨认部分的文字，作了校订。

目 录

代序告读者	1
楔 子	3
第 一 章 七个旁观自己死亡的人	16
第 二 章 庆祝丧礼中的送别	28
第 三 章 二十二号路二十二号	39
第 四 章 巧妙的戏法——残忍的魔术	54
第 五 章 诗人打成了壮士	71
第 六 章 一块石头击落两只鸟	85
第 七 章 大水冲跑了志士	107
第 八 章 临别之夜	119
第 九 章 枪弹造成的姻缘	132
第 十 章 烽烟遍地 鸡犬升天	147
第十一章 梦一样的胜利	199

代序告读者

在过去写作时期的十余年中，读者对我曾寄与博大同情。但我却抱着最深的惭愧。我坦白承认：过去是一个“文化罪人”，在华北各埠报纸上，蹲踏了很多有价值的地位。最多曾同时写十几篇小说，然而写了些什么？那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固然有人很原谅我：在沦陷期中，除此以外，还能写什么呢？在泥塘里只能学猪叫，要作狮吼是不可能的。

不过，当沦陷期以前，我就在写这种无聊的东西了。我还记得，在“九一八”以后，同学杨莲因曾向我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忍心写《春水红霞》那种东西吗？”我当时醉生梦死，把他的当耳旁风。直到沦陷以后，我受了许多刺激，许多磨难。这一篇课程虽然极端惨酷，但力量可太大了，它教多数人知道爱国，觉悟过去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许多人这样觉悟了，我也是一个，但是已经处在敌人铁蹄下了，想要努力奋发，补报国家，在沦陷的当时，又谈何容易！

所以我在沦陷后，觉悟很快，而痛苦也最深，因为觉悟后仍旧陷在原来的圈子里，不能转变。当时也有报纸、杂志要我写些较硬性的东西，可是在那时候，我能替日本人激发民气，去助成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么？只好敬谢不敏，一仍旧惯。不过，在当举国烽火弥天，我还在这里“风花雪月”，再想起莲因的话，好像每个字都在刺我的心！所以最后几部作品，都是半途而废，近二年完全与写作无缘。生活上虽不免发生问题，精神上却如释重负。

直到今日，河山恢复，大时代随着胜利到来，由于国家空前的复兴，国民也要担负上空前的重任。我不敢自居文化人，但只在报纸上写东西，

第一已明白本身的责任，第二要发抒几年蕴蓄的抱负，绝对不能像当初那样由侧面作消极的讽刺。必须立在前面，作积极的领导，纠正社会，推动青年，即是为国家增加力量，为新民族灌注新血液。

所以，我写这部小说，是以沦陷期中的种种经过为经，打算作成一部纪痛的野史，同时以沦陷区中几个热血的男女青年为纬。固然内中有的坚持到底，有的中途变节，但借此要指示途径，树立模范，非只谈述既往，且要振励将来。固然文艺应该逃避说教，但这里面需要技巧，当然是潜移默化的灌输，而不是胶柱鼓瑟的理论。至于我是否能有这种技巧，这只能引用冉子那句话“非曰能之，愿学焉”来自说，再引用陆放翁那句“自古成功在尝试”来自勉。倘然尝试稍有成功，那只能补我以前的过错；倘然失败了，那我还要鼓起勇气来重作尝试。

在这里，我感谢本报^[1]给我尝试的机会，更希望读者重新认识我和我所写的未必能成东西的东西。最后，让我跟久别的读者们作热烈的握手！

[1] 本报：指天津《国民日报》。该报创办于1931年，次年停刊。1945年9月6日复刊，1948年12月中旬停止出版。天津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国民日报社进行了接收。利用该报社原有条件，《天津日报》于1949年1月17日正式创刊。《白河月》出版单行本前，曾在该报上连载。

楔 子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时代，划分过去和未来的新时代，也是中国人为它奋斗了许多年、对它希望了许多年的黄金时代，终于在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随着和平的白鸽到来了。

在和平后的大约一星期，这天是晴朗的天气，下午四时方过，我（作者自称）在办公室听完了重庆电台广播，知道有几位事变后到内地工作的旧友，将要挟重大任务同返平津，很快兴奋的跳起来，走到街上。我虽然生长在天津，但是一向对这地方并没有太好的感情。也许因为会哼几句诗的原故，平常总憧憬着江南山水，至不济也想到北平住几天。因为天津是纯商业区，最好的地方是两行高楼夹成的一线天，其次是高楼和平房合成的街道，好像一张掉了不少牙齿的老人嘴。再有便是连我这不大讲卫生的人都不敢常去的地方。

然而，从日本投降以后，我忽然爱上了天津。因为新发现了美景并不在地面上，是需要仰起头看的。请你想吧，蔚蓝的青天点缀着几缕白云，明朗的阳光照着每座楼尖上随风飘扬的崭新国旗。就只这几样合成的景色，您以为平凡吗？单调么？但我觉得向来没见过这样美的天、这样美的云、这样美的阳光。不过单说美是不对的，应该说它是由各种美合成伟大的美。若问它象征些什么，那需要作一本比百科全书还大的书；若问对它发生什么感想，那需要作出了一本比拜伦集还多的诗。这书和诗我全作不到，只好把一切存在心里，仅去瞻仰、欣赏、赞叹、感激。

因为这种心情，我特别爱在街上散步，尤其看到街上行人的面色，都好像由隆冬才到了春天。街道两旁摊贩的唤卖声音，使人回忆太平时的新年。当时我步行到旧法界菜市最繁盛的临时市集，忽然触发一种幽默思

想，几乎要向每一种货物鞠躬致敬，并且请问久违的各种货物诸君：在我们急迫需要的时候，你们都藏到那里去了？偶然见几位，也是态度倨傲，高不可攀。现在怎又齐打伙的涌到街上，倒向我们客气？真叫人受宠若惊。不过，可否把你们忽来忽去、忽多忽少、忽倨忽恭的缘故，见示一二么？

但是人太拥挤了，尘土飞扬，刺激得口鼻干燥。我急忙走出了市集，转入清静地带。才拐过马路角，猛然和一个人互撞了。我自知应该负撞人的责任，因为走得太急，又加心有所思，未曾看前面，以致撞着行人。不过我并不疼痛，再一看，敢情对方生了个很大的肚子，我正撞在他全身最柔软的部分上面。我正等待一声叱骂，不料伸过来的是一只手，但不是打我，而是和我握手。我诧异中抬头，又看见一张笑脸，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林辰。他在学校时是我们淘气的一群中最出色的一个，他会武术，淘气都有招数，同时是大家的小弟弟，我这老大哥常被小弟弟追得乱跑。学校毕业后，各人都到社会上作事。我和林辰转了几转，由于性情和爱好的关系，全转入了新闻界。不过我性情偏于静，一直干着写作生涯；他性情偏于动，就干了外勤采访的工作。谈到采访，他真是一把好家伙，凭着高贵的态度，机警的心思，再加可爱的笑脸上附有极厚的脸皮，使他多年来无往不利。人们都以为，倘然能够上天的话，林辰一定能把玉帝的新政策、王母的大宴会，以及嫦娥每天早餐在咖啡杯里放几块糖，都原原本本探访出来。不过这是事变前的事，沦陷后他便匿迹销声了。

今天是阔别八九年后第一次见面，他除了身体轮廓放大了三分之一以外，神情动作仍是小弟弟时代那么天真热烈。他抱住了我，喊叫着：“老宝贝，你知道我今天遇见你多么高兴，我真想吻你！”“可以，”我说，“不过咱们得另寻地方。”我们互挟着手臂向前走。我问他这几年在那里，作些什么。他告诉我一直办着祖遗的小商店，每天吃饱了坐等。“等这一天。”我说，“居然等到了！”“彼此彼此，你也未必不一样。”林辰说，“你的消息我倒知道，八年来，在你的三层小楼上度着神仙生活是怎么？”“不错，”我说，“不过咱们这种神仙可苦极了。”

眼前到了一家西餐馆，我们走进去，上了楼，在单间就坐。要了两份西餐，我又叫了两大杯啤酒。酒来了，我推一杯到林辰跟前，向他说：“你不是要吻我么？现在请它代表，我们干一杯，庆祝国家的复兴和我们

朋友的重聚。”林辰睁大了眼说：“喝酒，你几时曾见我喝过酒？我是自幼滴酒不闻的。”我也想起来了，忙向他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误，因为西洋人到中年后，十有九个变成大肚皮，据说由于多饮啤酒的缘故。今天见你长了肚子，以为也有同样原因，那知错了！我回家要在札记本上特记一笔：‘大肚子并不全由喝啤酒’，或是‘西洋人大肚子由于喝酒，而中国人的大肚子由于……’”林辰很快的接着说：“由于八年的腌臢气。”说着，招手叫堂倌取汽水来，斟了一杯，和我碰杯饮干。

他背后就是临街的窗户，窗外有很亮的灯光射进来。林辰回头向外看看，随即耸身坐上窗台，叫着说：“你来看，多么好的象征啊，黑暗过去，光明到来。”我走过去向窗外看，街上并没什么可惊异的光景，只是每家商店都燃着门灯，显得街道特别明亮。虽然比起当年不夜城的天津，还差得远，但已是由太平洋战争一起便陷入黑暗地狱的我们，久未见见的光明了。由此，我们便谈起几年来，由防空管制所给与民众的痛苦和敌伪官吏以及一部保甲人员所造的罪恶。林辰说：“固然在当时的情形下，敌人以为空防是必要的，但也未必不是借题管制灯火，节缩电力，用在工厂方面，来造成直接或间接戕害中国人的结果。”

“那当然，”我说，“不过我国人因此受害的太多了，不便是小事。有的人家窗户稍微露光，主人就被捉去打死，或是打个半死。至轻的罚钱，不过缴钱还在挨打以后。一般的狗腿们借此巡查街巷，横施敲诈，很多发了小财。现在我给你举个最惨最毒最痛心的例子。有位邢大夫，是极好的中医，曾治愈我和我妻子的重病，向来没受过一文报酬，因为我们是深交的朋友。当太平洋战争起后，日本统制汽油。邢大夫向来有一部小汽车，他年老身弱，又加时常夜间出诊，是每日不能离的。所以他偷买了几十桶汽油存着，不想被汉奸们知道了，报告日本人，把那邢大夫捉去，受了一顿暴打，还把汽油没收。到释放回来，就倒床不起，直缠绵了四五个月，方才逝世。他死在旧历六月中天气最热的一个深夜，我和他的太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约有七八个人，在床旁看守他。从黄昏到翌晨，只听见他痛苦的喘息，却看不见枯瘦的面目。因为当日正演习防空，他住的房子又有两面窗临街。固然玻璃上糊有黑纸，但在那酷暑天气，若把窗子关上，恐怕病人更殒得快，活人也受不住；但若不关窗，开灯得要犯法。于是我们只能在黑暗中守着那将死的人。”

林辰寒着脸喷嚏两声。我就着小吃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到了深夜两点钟，家属们觉出病人声息不好，都哭起来。我劝他们不要哭，先看看病人情形。邢太太立刻问我：在黑夜中怎看得见？邢少爷就号啕着哭父亲，到死时谁也不能看见谁。我听着，心都要碎了，就主张：顾不得许多，开灯吧。于是有人摸着开关，房中亮了。再看病人，果然已经绝气。”林辰咬牙说：“惨，太惨了！倘然我在场，非疯狂了不可。”“等等，这情形固然谁也得疯狂，然而底下还有不许你疯狂的事。”我说，“当时家属一面举哀，一面替死者换殓装，忙乱中自然不会再开灯了。那知过了没五分钟工夫，忽然外面大门像擂鼓一样的响起来。我知道不好，忙出去开了门。一个穿制服的人闯进，高喝：‘你们不要命了，在防空期间开灯！谁是家主？跟我走。’我忙低声下气对他解释原因，领他到丧房去看。他走到门前，向里面看，随即说出几句话。我以为这几句话是超人的名句，值得镌在牌匾上，流传万古的。”

林辰挺着身问：“他说什么？”“‘让死的躺着，活的跟我走。这唬不住我，我办的是公事。’这就是他的话。”我说。“到底这桩公事怎样结局呢？你们有没有跟他去？”“活的没有去。”我说。“难道死人跟他去了？”“他当然不要死人，跟他去的是五百元钞票，留下我们办丧事。”我说，“你要知道，在前年夏季，五百元还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林辰跳起来，叫着：“这个人真该斩成碎片！”我拉他坐下，说：“请尝尝这鸡蓉鲍鱼汤，看样儿还不错。在前十天鲍鱼是难得的珍品，现在碰翻了也可惜。”他坐下，愤愤的拿起汤匙。我又说：“倘然你以为这个人应该斩成碎片，那么天津的碎片怕太多了。现在可否让我们换个可以下饭的话题，好享受这一顿晚餐？”他同意了，于是我们改谈些前途的希望和几位朋友的近况。

顺利的吃完了饭，会账走出餐馆，在马路上散步，走近了繁华区域。到电灯稀少的地方，仰首看见圆月悬在半空，通明皎洁。林辰高兴，提议到白河边走走。我们就先到万国桥，然后循着河边向南走去。明月照在河心，因为水流湍急，月影都是碎的，幻成一条条的金光。使我想起近日金价暴跌，有些投机者投河，也许不是自杀，而是向水中捞金，去补偿他们的损失。

我们走了半里路，人烟渐静，空气越见清爽。我们忽然发生了辩论，

因为谈到这条河的名称。林辰说是海河，我说是白河。他的根据是事变前有海河工程局，还有个海河整理委员会。我并没有根据，只凭着渺茫的记忆，以为大概是永定、大清两河在天津汇白河入海，正支应该仍名白河。人们因为它是三脉合流而入海的河，所以俗名海河。恐怕这是错误，例如长江会合许多支流，一直到入海不曾改名。实在我们两人地理的知识全都有限。我正要告诉他，应该等明天去向一位高小的学生领教，可以省许多口舌，大约我们没一个是对的。

但我的话还没出口，林辰忽然用肩头撞了我一下，同时高喊：“你看，那是……不好！”他叫着，就向前跑去。我向前一看，才见在五六丈外的河岸边，立着一个白衣的人，通身浴着月光，正面向天上的皓月，高举双手，斜身向河中跳去。我是有名的近视眼，并不能看清那人是男是女。又不容我细看，“澎”的一声，已经跳进河中去了。我也跟着叫起来，我们随喊随向前奔。然而我追不上林辰，林辰追不上河中的溺人，因为河水流得比他的脚步快。同时我们的喊声，也只能拨动静夜的空气，挽不住无情的流水。

幸而这是个月夜，有一个停泊在下流河边的大木船，船上的人似乎听到我们的呼喊，同时也看见河中的溺人，立时有两个人一声不响的跳下河去。这时，那溺人已经过几次浮沉，终于被两个船户从洪流中捉住，救到下流停泊的别一处船上。当船户救人时，岸上已来了几位警察，但林辰忽然失踪不见了。及至溺人由船上搭到岸上，林辰忽然从旁边街道跑上来，还同着一个挟皮包的西装中年人。他真机警可爱，竟在百忙中由就近的医院请来了大夫。

因为地方僻静，围观的闲人只有十多个，我和林辰挤进人丛，向地下一看。见仰卧的是一个青年的女子，穿着极漂亮的白色西装，手上的钻戒在月光中闪烁发亮，长发披在肩上，一部遮盖了惨白的脸面。大夫立时脱去了西服上衣，开始工作。我们都默默的看着。大夫先把溺女翻身向下，控去腹中的水，再翻转来施行手术。但当她重复转到仰卧的姿式时，被水粘贴在脸上的头发已抛落两旁，现出美丽而青白的脸儿。虽然已经全无生气，但仍美得好像希腊古美人的雕刻，尤其在明月照映之下。

我和林辰呦的一叫，但我的声音满含着慨叹，只悼惜毁灭了上帝的杰作。而林辰的声音更挟着惊讶，随又很震动的高声问我说：“你认识她是

谁么？”我摇摇头，还没回答，已有一位警察像侦案发现线索似的，走过来钉住林辰问：“你跟这女人认识么？有关系么？”同时伸出一只手，好像怕林辰逃跑。“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林辰耸耸肩冷笑着说，“若说认识，你们应该和我一样认识，她的照片时常登在报上，她的人时常出现在公共场所。她是交际场的皇后，汉奸界的明星，她是天津近几年最活跃最出风头的女性。幸而死在今天，倘若早上半月，你们地面上恐怕要担极大的处分。现在还要我说她是谁么？”

随着林辰这几句话，人丛中就发出呕呕的声音，不但警察，连我也记起来了。这个美丽的女人，对我并不陌生，她名叫陶甄，在十年前是光华女中的校花，和我表妹同班。事变前一年中学毕业，又同考入西楼大学。在那时，她还常同表妹到我家去玩。可惜我表妹初入大学，就因病逝世。到第二年事变发生，西楼大学解散，再听不到她的消息。又过了四五年，忽然又出头活动，成为妇女界、文化界的代表。跟着又嫁了杨闰生。据说杨闰生的升官发财，多半由于她和日方要人联络的力量。直到和平以前，她还是情报处处长兼食粮管理局局长杨闰生的夫人，本身又兼领新民会^[1]顾问、中日联欢社副社长和几个妇女刊物的主持人。然而，今日竟自杀在河边，使我仰头望望明月，低头看看她的面容，有说不出的感慨。

这时，大夫已用过几种急救手术，急得满头是汗，仍旧无效，最后只好施行人工呼吸。但当他俯下身去时，忽然哦了一声。跟着又在陶甄嘴边嗅了好久，才颓然无力的缓缓立起身来，向众人作了个放弃一切希望的手势，哑声说：“没有救了，她是双重自杀，先服了来沙尔药水，然后投河的。”众人都惨然无语。还是林辰先打破沉寂空气，他先向大夫道谢，又告诉警察赶快给杨闰生送信，教他来办善后。临走还取出张名片说：“我是亲眼看见杨太太投河的人，随时可以到警局或法院作证。如有必要，请按这上面的住址通知。”我看警察看过林辰的名片，悚然起敬的神情，便知道这家伙又有了新的活动、新的头衔。

我二人默默转向北走。走出十几丈外，我才立住了，好像自言自语的

[1] 新民会：日本侵占华北后，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的汉奸组织。它与华北伪政权相结合，一度在华北沦陷区形成由省、县到乡村的反动政治网络。

说：“对陶甄这人，我不忍作任何批评。”“你对于女子的原谅，向来是不吝惜的，尤其对于美丽的女子。”林辰说。

“不然，我只承认自己信任感情，尤其对于已死的人。”我说，“何况她在十年前曾和我表妹同学，常到我家去玩。我虽然比她年长将近二十岁，但震于她的美貌，不断加以注意，觉得她整个的容貌美似天仙。但若详细分析起来，却处处隐伏着恶魔。例如，她那希腊式的鼻子，表示傲慢和好虚荣；那小巧的嘴和微凸的唇，表示娇纵而残忍；那口辅和两个笑涡，表示自私而没有定力；那常常提动的弯眉，表示好高而藐视一切。惟有她那一双眼，好似蕴着深切的欲念，而又含着真挚的感情，教我无法论断是好是坏。不过，当时总以为她无论内容有多少弱点，有这样美貌作甲冑，在人生途径上总能胜利。起码在甲冑未残毁以前，不致败落。因为有美貌在着，即使骄傲，男子们必也愿意相对的谄媚；即使娇纵，男子们必能分外的体贴；即使残忍，男子们也愿耐性的忍受；即使自私，男子们也当作一种美德，竭力去满足她的愿望。至于好高、好虚荣、没有定力诸点，更是向她进攻的男子所需要的接脚石。所以我认为，将来必有一个极能应付女人的出色男子能得到她。同时，她的聪明又能驾驭男子，也许能很幸福的度过一生。即使堕落，也能维持相当的享受时期。谁想她命运不好，竟混入这大动乱的漩涡，又嫁给杨闰生那个坏蛋，实在自己陷入泥潭，结果落得自杀。这真是我预料不到的，现在只能祝她的灵魂平安。”我说着，转身鞠了一躬。

“只怕她灵魂不能平安。”林辰说，“她作了许多负国辱国的事，造了许多直接间接的孽，一死就能够谢罪么？”“不过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希望她把罪恶给已死的躯壳，超脱出清洁的灵魂。”我说。“好！算你辩护胜利，人已自杀，无论国法人情，对她都不能再苛责了。”“等着，我还对她作一步苛刻的检讨，因为发生了疑问。”我说。“什么疑问？你以为自杀的不是她，这一幕是和陈公博^[1]一样的诡计？”

[1] 陈公博（1892.10~1946.6）：广东南海人，曾为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抗战开始后，任南京伪政府立法院院长，是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对外散布自杀的假消息，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经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后，被枪决。